



# 丁香花开在树梢顶

DINGXIANGHUAKAIZAI SHUSHAO DING

关榆林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# 丁香花开在树梢顶

关榆林  
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香花开在树梢顶 / 关榆林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66-1964-3

I. ①丁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1612号

丁香花开在树梢顶

作 者: 关榆林

---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封面设计: 北京晶彩视觉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唐波勇

---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---

照 排: 北京万书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

印 刷: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1964-3

定 价: 2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## 内容提要

这是一本讲述四个主人公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。小说故事曲折委婉，让人扼腕，让人叹息，又不失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。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。

打工妹紫香和本地青年胡平的恋爱故事很凄美。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，注定他们的道路相当艰难。他们在工厂区的饭摊邂逅，对于彼此间的感情，紫香经历了由不相信到相信的过程。胡平则相反，从相信到不相信。于是这中间穿插了许多的曲折。他们历经坎坷之后，才明白彼此都深爱着对方。他们最终获得了真爱，但是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校园是浪漫爱情的温床。浪漫爱情无可避免都会罩上理想主义的迷彩。这种爱情大都是脆弱的。粤华大学里，作为高干女儿的王君，与来自农村的张力相爱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忧。事实上，校园爱情的理想主义并不纯粹，雁鸣岗虽有围墙围绕，但阻止不了岗顶上的风云际会。风云际会的结果就是将一切都烙上时代的印记，其中包括爱情。终于，王君跟张力分手，转而跟郑成业泡在一起。毕业后，他们相继飞越雁鸣岗。张力自愿到大山里工作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王君和郑成业则飞黄腾达。好景不长，郑成业丑恶的本性逐渐显露，王君身心备受打击，一度精神失控。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，她强忍着，待儿子小文体面风光的婚礼一结束，她当众宣布与郑成业离婚，令所有人瞠目。王君对张力念念不忘，羡慕他的平静他的平凡。她厌倦了风光，向往平淡。她悔恨交加，但为时已晚，唯有泪水横流。

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第一部 紫香</b> ..... | 1   |
| 邂逅 .....            | 2   |
| 明月阁 .....           | 8   |
| 丁香苗 .....           | 13  |
| 要小费的约会 .....        | 19  |
| 夜色咖啡馆 .....         | 25  |
| 相见收容站 .....         | 31  |
| 被赶出厂 .....          | 37  |
| 情侣餐 .....           | 42  |
| 横岭村 .....           | 48  |
| 爱情的议论 .....         | 52  |
| 重回明月阁 .....         | 58  |
| 醉倒明月阁 .....         | 64  |
| 洗手不干 .....          | 69  |
| 丁香传说 .....          | 74  |
| 生日风波 .....          | 79  |
| 栖雁山 .....           | 84  |
| 最后的晚餐 .....         | 91  |
| 栖雁山归来 .....         | 97  |
| 找工 .....            | 10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落红 .....            | 106        |
| 紫香问题 .....          | 111        |
| 法庭相见 .....          | 115        |
| 又见丁香 .....          | 119        |
| 丁香花开 .....          | 125        |
| <b>第二部 诺言 .....</b> | <b>129</b> |
| 沸腾的夜 .....          | 130        |
| 果园东6号 .....         | 137        |
| 球场夜话 .....          | 144        |
| 内部消息 .....          | 151        |
| 离别霜晨月 .....         | 158        |
| 无端起风波 .....         | 165        |
| 莫名风又起 .....         | 172        |
| 大串联 .....           | 180        |
| 非常时期 .....          | 187        |
| 看书学习 .....          | 194        |
| 再别离 .....           | 201        |
| 同学聚会 .....          | 208        |
| 家庭问题 .....          | 216        |
| 偶遇 .....            | 225        |
| 小文结婚 .....          | 234        |
| 后来的事 .....          | 244        |
| <b>后 记 .....</b>    | <b>250</b> |



## 邂逅

胡平很沮丧，甚至可以说是垂头丧气。

他走出工厂大门，回头狠狠地对着“因得利制衣厂”的大牌子瞪了一眼。但他的恨意不能尽显出来，必须藏在心内。一个朝牌子“呸”地啐一口的惯性动作眼看冲口而出，最后一刻被他咽了回去。他脸上非但看不到愠意，反而现出了笑容。这当然不是发自内心，可谁会看到他心里头怎么想呢？他用眼角迅速地朝那栋灰色大楼三楼的窗户扫了一遍，庆幸自己掩饰得快，说不定那个梁老板正在哪个窗户后面望着自己呢。此人出了名的小气，要是叫他看到自己发狠的样子，那一切都完了。

他走到一边，估计灰色大楼里的人看不到自己了，才掏出手机，给自己的老板打电话汇报。

“祥叔，”他声音怯怯的，“订单还未能落实。”

“你怎么办事！”祥叔的口气不轻。

“说了半天，梁满不Yes，也不No。”胡平很委屈。他觉得自己已尽力。

“这我不管，”祥叔口气很硬，“总之你要想尽办法拿到订单，否则明天你不用回来上班。”

不待胡平再哼一声，那头祥叔已撂下电话。胡平足足怔了五秒钟，才用力“啪”的一声关上折叠式手机。

“嗨！”他把牙咬得格格响。这动作与他还留有稚气的脸不相称。他正要抬腿离去，却听到肚子在“咕噜咕噜”地叫。低头认真细听，肚子愈发的叫得欢。他抬头望望天上，冬日已移到头顶正中。怪不得刚才梁满那样不耐烦，老想快点撵客人走，原来是他想回去吃饭。

胡平感到双腿发软，是饿过头了。他懒得再走，打开手机，三下两下按了一串号码，大叫：“阿辉，即刻来吃饭！因得利门口附近！”

胡平叫过之后才发觉这附近没有一间像样的食店，马路边只有五六档摆卖饭菜的摊档。其中有三档规模相对大些，靠着工厂围墙拉起大幅红蓝白相间的尼龙编织布遮挡阳光雨水，下面摆十张八张简易桌椅，当中还放着招徕客人的大电视，声音有多大放多大。这三个档口的饭菜都由三张并排的桌子放着，三大缸热饭冒着腾腾热气，二十来款菜式由一个个菜盆盛着，香气四溢，吸引得大批民工团团围住。其他的几档就简陋得饭菜都堆在一辆脚踏三轮车上，但饭菜同样的香味加上老板的大声叫卖，同样吸引了不少民工。好在这里是新区，工厂规模够大，马路够宽，才能让放工时间出厂买饭吃的民工挤了半边马路，还能让鸣着喇叭的汽车勉强通过。

不过，现在吃饭的高峰潮显然已过，民工看似不少，实际是疏落了许多，不少人是趁吃饭的空档来看电视。

既说出在因得利附近吃饭，胡平便不能走远，否则李辉就会找不着。胡平也不想走远，一是他实在太饿，二是所剩的时间亦不多了。一个人吃饭太无聊，所以他怎也要把老友李辉拉来，也好让肚里的闷气有个对象发泄。

马路新建不久，路边的洋紫荆也就种下不久，叶子虽大，但树荫就那么一团，要不是拉起了篷布，直露着坐在暖暖的冬日下，坐久了也够你受。

胡平走进就近的布棚里，看到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几乎都聚在电视机前的桌子，闹哄哄的一片，便拣了个边上清静些的位子坐下。他原以为会有人来招呼，谁知坐了很久也没人来理会，稍一观察才发现，所有来这里吃饭的人都是各自到前面的饭菜档买饭选菜，属自助式。他抬头张望一会，不见李辉的影子，不知他何时才到，肚子又叫得山响，决意不再空等，先买饭菜，边吃边等。

饭菜档上，保温饭缸里的饭只剩一小半，十来二十个菜盆中有好多个也空了，还有菜的盆中剩下的也不多，饭市已接近尾声。

“老板，”胡平大声叫，“有什么好东西？”

胖胖的老板瞥了胡平一眼，目光有些诧异。可能他惊奇一个本地人会到这种地方来吃饭，并且他看胡平的衣着也不算太差：上穿一件深灰色机恤，下着一条永远看不出脏与否的牛仔裤。再看他的脸庞，线条不算柔和，但也不令人感到粗犷，亦算是那种粗中有细的人。年纪该有廿二三，不像是刚读书出来，做工应有好几年，再不济也不至于潦倒到跟一群打工仔打工妹吃同一锅饭。

“老板，”胡平还在叫，“到底有什么好东西！”

“单眼仔看老婆——一眼见！”胖老板往菜桌上一指。

胡平往菜桌上扫一眼，哪有什么好东西，不外一些时鲜瓜菜蔬，肉片鱼块，豆腐豆芽，每样几款，加上交错搭配，就有了十多二十款之多。

胡平一时不知如何挑才好，就说：“老板，你给我拣几样最好的行了。”

“好咧！”胖老板爽快地答应。

胖老板正要举勺舀菜，三个穿着浅灰色工装的打工妹走过来，几乎是同时递过饭盒：“老板，五角饭菜。”

“照旧？”

“照旧。”

胖老板接过她们的饭盒，回头对胡平歉意地笑笑：“你等一下，我先舀给她们。”

胡平点点头。他也是打工的，知道误了时间意味着什么。

胖老板先给她们每人舀一勺饭，再舀菜，边舀边问：“今天为什么特别迟？”

“赶工呗。”那个略胖圆脸的说。

挺秀气的那个补充：“我们不想晚上迟下班，所以中午赶紧些。”

胡平看着胖老板怎样舀饭菜。他心里稀奇，现在还有五角钱一顿的饭菜！以前只听父亲说过红卫兵时代步行串联一顿饭记一角钱，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。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，物价不知涨了多少倍，现在仅五角就能吃一顿饭，真是天方夜谭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胖老板熟练地用勺尖这儿勾几片青瓜，那儿兜几粒炸花生，再挑几条青菜，最后在盆底吃力地刮起半勺菜汁分给她们三个。

胡平不得不佩服胖老板做生意的精明老到。

“你们三个天天吃斋怎行，注意营养呀。”胖老板说。

“够啦，”秀气的那个说，“我们正是要减肥呢。”

“老板，”圆脸的却说，“你就当施舍，舀几块鱼几块肉给我们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阿丽！”秀气的那个立即制止同伴。

“我就没那么大方，”胖老板也实说，“我小本生意，亏不起。偶尔给一块半块可以，长期就不行。”说着给了她们一人两块肉片。

“谢谢。”秀气的妹仔说。

“紫香姐呀，”叫阿丽的女子却撅起嘴，“他这么吝啬，谢他干什么！”

“阿英，我们走。”叫紫香的姑娘叫上始终没有作声的另一个妹仔走进布棚里，叫阿丽的那个快快地上。

“这个胖的……”胡平替胖老板不平。

“算了，她们做制衣的，一个月才四五百块，是这样的啦。”胖老板体谅地说，然后问胡平：“就你一个人吃？”

“不，两个人。”

胖老板三下两下就舀了几碟丝瓜肉片，萝卜肉丝，豆豉鲮鱼，鱼球豆腐，等

等。

“三十元吧。”胖老板说。

够便宜。胡平爽快地给了钱，正要把菜端回桌上，李辉来了。

这李辉是贸易公司的职员，可能是坐办公室多了，整个人都是细线条。

“来得正好，帮忙端菜！”胡平叫他。

他俩笨手笨脚地端着菜走向边上的那张桌。胡平发现，他原先的桌子叫紫香阿丽阿英她们占了。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怎么，想来搭桌？”阿丽侧起头，眨着眼。

“这桌是我的。”胡平说。

“写着你的名字？”紫香的嘴也不饶人。

“……”胡平无话可说。他望望布棚内，没有别的空桌了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下手上的菜，同时叫李辉也放下。李辉边放菜边说：“就当咱们搭桌吧。”

胡平说：“这桌也没写她们的名字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紫香说，也就没反对。

一张桌五个人，两帮人各占一边。胡平买的菜多，一摆开几乎占了整张桌面，菜多香味也就特浓。胡平太饿了，一坐下就放开来吃，李辉却没动筷。

“吃呀！”胡平瞪起眼。

“我吃过了。”

“吃过了还来？”

“你叫得急呀！”

“好啦，好歹吃点吧。”

胡平埋头一阵大吃，忽然发觉周围没一点动静。他猛地抬头，发现不但李辉在望着自己，而且那三个打工妹也都在望着自己。她们的眼神都有点怪怪的，特别是那个胖的，好像叫阿丽的那个，看样子就要喷饭。当她一发觉胡平的目光移到自己的脸上，马上别转脸去。紫香的目光就相对平静得多，她不算高，基本可以归入娇小玲珑那一类，但好像又扯不上，多看一眼又会觉得她体形比娇小玲珑大些，或者是介于娇小与不娇小之间。同时她的相貌说不上出众，很一般，因此应该叫不上娇俏。可能是因为如此，她的目光不避人，少了那种做作，便让人不觉得生厌。最让胡平生气的是李辉，他居然坐在那里一声不哼。

“你怎不说话？”胡平不满李辉。

“你嘴里塞满了东西，怎跟你说？”李辉说。

胡平再动一下嘴，里面果真塞满了饭呀菜呀，如果照镜子，一定会看到满嘴青的菜，白的饭，红的胡萝卜，还有肉片，豆角，难看死了。胡平赶紧嚼两下，胡乱吞下去。肚子有了底，就一切都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李辉这才问。

“什么怎么啦？”

“你到这里不是要订单吗？”

“就是嘛！”

“拉链厂的情况不好？”

“就是嘛！”胡平的声音忿忿的，“最近厂的订单少了，所以祥叔才着急因得利的订单，叫我非要搞到手不可。可是那个梁满，任我磨破嘴皮，就是不表态，也不提条件，气死我了！”

“那是你功夫没做到家。”

“谁说！”

“你光说不做。”

“我跟他说了大通坚固拉链厂的拉链质量怎样怎样好，样板也带去好几款，一一试给他看，这已经是连说带做了，怎么还说我光说不做！”

“牛皮灯笼！”一直静静听着的阿丽忽然冒出一句。

“你说谁？”胡平瞪了她一眼。

“说你罗！”阿丽也不示弱。

“我怎啦？”

“你看，”阿丽咽下一口唾沫，指眼满桌的菜说：“摆得满桌都是，明知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也不想想怎样才能不浪费。”

“哦，”胡平冷笑一声，“说到底原来是你想吃！想吃就吃吧，反正我一人真的吃不完。”

“谢了！”阿丽为自己的得逞而得意，举箸招呼紫香，“不用客气啦！”

哪知紫香辟手夺过她的筷子摔在桌上，拉起她就走。

“还不给我走！”

“他反正要浪费掉的！”阿丽还在嚷嚷。

胡平看得哈哈大笑。他虽然脸在笑，心里却佩服这个叫紫香的有骨气。

李辉却说：“别看那肥妹嘴馋，她说的有道理。”

“她这样贪吃你还说她有理？”胡平以为这是老友戏弄他。

李辉一本正经：“她是叫你请吃。许多东西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，你刚出来混吗？”

“以前都是祥叔带我去的。”

“今次是祥叔给机会你了。”

“他有这样好？”

“就看你的了。”

胡平一扭头，看见紫香她们三个已起身离桌，忙赶上去拦住她们，说道：“干吗就走呀，回去，今次当我请客！”

阿丽一听，即冲着紫香说：“我就说嘛，何必神经过敏，能够同桌吃饭也是大家的缘份嘛。”

“就是，”这点胡平同意，“我们今天有缘。”

阿英也在低声嘀咕：“紫香姐呀，我还一口也未吃呢。”

紫香定睛注视着胡平。她看见这个小伙子的眼睛闪闪亮，没有那种闪烁不定的东西。再看他的笑容，灿灿烂烂的，不是那种皮笑肉不笑。她确信他没有别的企图，才答应下来：“好吧。”

这下最高兴的是阿丽了，她快步回去，人还未坐下，就先夹起一块大肥肉放进嘴里，一边嚼一边叫：“好香！好香！”

紫香和阿英就斯文得多，经胡平多次劝菜，甚至把菜推到她们面前，才勉强夹一点点菜。紫香还把菜往胡平那边推了推，说：“你也吃。”

胡平刚要举筷，李辉却莫名其妙地捅了他一下，还俏皮地眨眨眼。

“干吗！”胡平朝李辉瞪了一眼。

## 明月阁

胡平对梁满其实没多大的好感。以前他随祥叔跟梁满在酒楼吃喝过两次，那时没责任，所以上不上心。今天上午磨了半天没结果，他恨死了这个猪头梁满。午饭时李辉点醒了他，梁满在他心目中更加是体无完肤，彻头彻尾坏蛋一个，可是见了面，还得笑脸相迎。胡平一想到自己这般虚伪，禁不住要发笑。

因得利制衣厂这两年发展很快，从租人家的厂房到搬进了自家的五层大厦，而祥叔的坚固拉链厂就原地踏步，几年来都是窝在黑不溜秋的瓦房内。胡平学着跑业务，明白祥叔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叹气。

“生意难做。”这是祥叔最常念叨的一句话。有时，祥叔也会冒出一句：“我老了，应该让年轻人来干。”

这次让胡平独闯因得利，是不是就是实践他的口头承诺，不得而知。胡平只知自己不得不过来，并且不能空手而归。让他火上加油的是，自己上午才来过，下午再去找梁满，门卫非要他重新登记不可。门卫明明认得他，可只当才见面。这还不算，进了办公楼，要见梁满，还得排队。

胡平来到会客室时，梁满还未到。已经有两个客人等在沙发上，胡平自认跟梁满熟落，一看有人先到，为了捷足先登，就径直走向里间梁满的办公室，不料叫眼尖的秘书小姐叫住：

“哎，那位先生，梁老板未到，请你先在外头等一下！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胡平只得乖乖地退回沙发上坐下。

梁满许久不到，胡平耐不住，问秘书小姐：“梁满会不会在家里午睡过了头？还不快打电话叫醒他！”

谁料秘书小姐却说：“梁老板中午有应酬，根本没回家。”

胡平一下子就蔫了。

这时候梁满大步流星走进来。他年纪跟祥叔差不多，四十未过半，但讲到穿着打扮，祥叔就随便得多。祥叔头发多为蓬蓬松松，脸带菜色。而梁满总是西装笔直，头发一丝不苟。他刚应酬回来，满脸红光，嘴角似乎还留有油光，加上

他身材高大，老板气势十足。

“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”梁满向大家点点头，眉眼间溢出歉意的笑。

“满叔，”胡平倏地站起来，“我等你很久了！”

“哎，”还是那位秘书小姐叫住他，“那两位比你来得早呢！”

梁满听说，回头对胡平说：“你再坐一会。”

小姐安排一位先到的客人进了办公室。胡平一脸不高兴。其实他只有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若他先说，大家岂不省事？看那两人，一个说了半小时，另一个更加差一刻一小时。真的没冤枉他们，他一直盯着墙上的电子挂钟计时。

轮到胡平的时候，时针已过了四点。胡平走进梁满宽大的办公室，梁满正点燃一支烟。他硕大的身躯陷进宽大的皮椅里，舒服地吸上一口，悠悠地吐出长长的烟圈。他看见胡平进来，头也不抬就问：“今天上午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，还有别的事？”

胡平到底年轻，梁满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令他有点手足无措，怔了那么一忽儿。但他马上镇定下来，按照李辉教的方法，大大方方地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满叔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”

“晚上？”梁满欠起身，抬起眼，一副不明白的样子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起吃顿便饭。”

“哦，”这回轮到梁满呵呵笑了，“我以为是什么，原来是吃饭，家里天天有饭吃呀。”

“吃饭是其次，重要的是轻松轻松。上班做事太累，下班就要放松，机器不加点油，坏得快呀。”

胡平很奇怪，这长串的话竟从自己的嘴里崩出来。

“哈，对，对！”梁满兴奋起来，“唱唱歌，跳跳舞，轻松轻松！”

“是呀是呀。”胡平附和。

“那去哪呢？”梁满问。

“去……”胡平没经验，一时拿不准。

“去明月阁吧。”梁满即刻敲定。

“啊……好，好。”胡平唯有答应。

胡平脸上笑意漾漾，心里却涩得很。他很清楚，明月阁是平潭市里最高档的饮食娱乐城，消费不菲。

胡平回到坚固拉链厂，将情况对祥叔说了。祥叔正忙着，听了胡平讲述，点头说：“梁满这人就喜欢唱歌跳舞，就这样办吧。”

“今晚你也去吗？”胡平问。

“我没空。”祥叔起身出去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你是聪明仔，你会办妥当的。”祥叔说这话的时候，人已在门边，话说完，人在门外了。

天黑前，明月阁这三个字一直绕着胡平的脑袋转。明月阁他不是没去过，而是没作过东请人。席间该说些什么呢？他犯难了。赶紧打电话给李辉，叫他晚上一块去。可李辉不去，说是晚上有事。

“你不去，只我和梁满两人，闷死我呀！”胡平大叫。

“你怕没人！到时就不会闷啦。”李辉亦很大声，说到最后，似乎还有两声莫名其妙的笑声。

胡平没办法，直骂李辉没义气，正盘算如何打电话去定房间，手机却响了，他赶快拿出手机来听。

“喂……”

“胡平，你怎还没来？我已经在明月阁的月明啦，快点！”梁满的声音。

胡平没有听清在什么房，正要问清楚，不想对方已传来忙音。等胡平到了明月阁，几番周折找到梁满，方知道房间名叫月明。他进了房间一看，立即明白为什么李辉会说到时就不会闷了。

桌上已摆满了酒菜。

“胡平，你终于来了！”梁满一见胡平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，又是招手，又是拉椅，又是斟酒，“来，茶免了，喝酒！”

胡平却一时没了反应。倒不是他受宠若惊，而是他发现席中多了两位美女。并且，这两位美女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中午吃饭时碰见的紫香跟阿丽。不同的是，现在的紫香跟阿丽都变了样，他差一点认不出来了。中午吃饭时，她俩都穿浅灰色的工装，虽是粗糙简单了些，但胜在周身上下都透出一股“真”气。现在，她两人除了外罩一件冷线外套，里面就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衣，尽可能地显露出青春女性最值得骄傲的曲线。无可否认，青春无敌，曲线诱人，可她俩的打扮是一种刻意的逢迎。

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胡平大吃一惊。

紫香几乎是贴着梁满坐在一起，她认出了胡平，那双秀气的大眼流露出慌乱和惊讶。阿丽本来一声不哼地坐在紫香旁边，她当然也认出胡平，一见他进来，即刻起身迎上去。

“哎呀，我们真有缘，又见面啦！”阿丽那双媚眼里装的热情，就像她圆圆的脸一样，满得快要溢出来。

胡平却定在那里。他叫吓着了。

“哎，胡平，过来嘛，”梁满又开腔了，“两个大男人吃饭多没意思，所以我向妈咪要了两个靓女，大家开心，不好吗？”

胡平发觉紫香的脸胀得很红，那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像发出一个个问号，

要把他周身上下考究个明白。那个阿丽相反，像一盆水，清冽冽的无所谓。

“来嘛！”阿丽拉胡平。

胡平本能地后退两步。

“哈哈……”梁满见了，大笑起来。

“过来坐吧。”这时紫香开口了。她脸上的红潮退了许多，声音也平静了，还朝胡平点点头。胡平也真奇怪，得到紫香的允许，竟乖乖地过去坐下了。

“对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还怕羞吗？”梁满伸开有力的胳膊，牢牢地搂住紫香的肩头，扭头问紫香：“是吗，靓女？”

“是的。”紫香被梁满忽如其来的一搂，身子不由自主倒进梁满怀里。梁满正中下怀，顺势伸出另一只手，两手圈抱着紫香。

“哎呀，满嘴烟味，臭死了！”紫香憋足了劲，死劲挣脱梁满的手臂。为憋劲，她整个脸又红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梁满也不恼，倒放声大笑。

胡平虽然在明月阁吃过两次饭，但这样的场面从没见过，一时目瞪口呆。阿丽见他看呆的样子，暗自发笑，端起酒杯向他偎过去，软声道：“我们喝酒。”

胡平只觉阿丽整个人都靠在自己的右肩上，他闻到了花露水的香味，听到了不均匀的鼻息声，还感到有一团温温软软的东西贴着自己的右臂。胡平大惊失色，他到这个世界二十三年，从没有被一个年轻女子这样依偎过。他的心咚咚一阵狂跳，用力推开阿丽。

“木头！”阿丽很扫兴。

“哈哈……”梁满又哈哈大笑。

紫香很专心地看电视，正眼也没看胡平。

“笃笃。”这时响起两下轻轻的敲门声。一会，门被打开，一个年近三十，嘴唇涂得鲜红的女子走了进来。她径直走到梁满身边，熟落地靠过去，笑着问：“梁老板，玩得开心吗？”

梁满伸手就捏了来人手臂一把，痛得来人大叫：“哎哟！”

“开心！”梁满的嘴喷着酒气。来人听说，顺势起身，说道：“那就好好玩罗。”边说边向门口走去，还不忘向胡平抛一媚眼：“这位小兄弟很生面，以后多些来哟。”话说完，人也出去了。

“她是谁？”胡平问。

“她叫梅姐，是她们两个的妈咪。”梁满说。

“妈妈？”其实胡平是知道这里妈咪的含意，不知怎的，开口却来了个俏皮，惹得阿丽笑得前俯后仰，连紫香也笑了。趁大家兴头上，胡平抓住时机问梁满：“满叔，订单的事怎样？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梁满几杯下肚，说话干脆了许多。